

兴义市文史资料 第二辑

目 录

兴义建县前的沿革简介·····	陈超俊 (1)
兴义民族概略·····	吴炯心 (1)
赵协中先生传·····	李芳芝 (5)
戴刘矛盾见闻回忆录·····	王健安 (7)
兴义“义仓”的兴废·····	吴炯心 (18)
吕刘矛盾概述——兴义刘氏家族任官渊源与由 冤家到姻家·····	王健安 (23)
教学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汉章 (28)
吴鼎昌主持黔政时期的“联合视察室”·····	花寿全 (34)
吕声文之死·····	周星聚 (36)
刘显世神经失常·····	周星聚 (40)
解放前兴义交通概述·····	李虚若 (42)
穿云洞·····	李芳芝 (49)
天生桥·····	李芳芝 (50)
冲绳岛见闻录·····	舒万祥 (51)
刘统之先生事略·····	蒋叔雨 (55)
刘统之先生事略(续)·····	蒋叔雨 (58)
吴鼎昌二三事·····	花寿泉 (61)
合作金融事业在贵州之兴衰·····	曾宪文 (62)

合作“官”	曾昭统 (69)
国民党执政期的兴义警察	李芳芝 (79)
一黑二白开场白	兴义文史资料编写组 (82)
我所知道的“一黑二白”	吴虚谷 (87)
关于兴义烟毒亲历见闻	姚子余 供稿 (93)

文史资料编写组整理

兴义大烟种种	刘永清 黄聚五 张学仁 (100)
--------------	-------------------

幸思幸 曹明尧合写

包运大烟事件二则	徐崇儒 (109)
略记清末兴义商帮行号	王健安 (111)
《回民起义见闻》序言	罗心则 (113)
《回民起义见闻》简介	罗心则 (115)
回民起义见闻	供稿人：张兴正 罗心则 (120)

整理者：兴义市政协文史办

整理后语	(204)
来函照刊	(207)
重印整编后	(214)

兴义建县沿革简介

陈超俊

兴义古名花灼，明代以前系夷、僰、僚、苗少数民族杂居之地。斯时为酋长制。酋魁陇吉，住马乃，又命晚城，今之普安。当时，兴义小酋属其所辖，故该地区为普安所属。明洪武十六年，颍国公傅友德奉命为征南将军，以沐英、兰玉为副帅，黄昱为先锋，征南后，遂命黄昱永镇花灼边疆，改花灼为黄坪营。又名黄草坝。永乐十三年，普安改为盘州，兴义仍为所属，仍命黄昱子孙永为斯土世袭之职，设土司衙门于今县城。乾隆三年，今兴义县（黄坪营即黄草坝）又改为普安分州，土司衙门建于鱼笼，管理六马之地。嘉庆三年，奉旨建县从此原黄坪营或黄草坝名为兴义县，属兴义府（今安龙）。此兴义建县前之概况，兹述其梗概。

兴义民族概略

吴炯心

我家世居兴义县东区的纳吉村，附近十来里另有八个相连的村，合我村共计九个大寨，人称“安平九寨”。九寨中，除双生村大多数是汉族聚居外，其余八个村尽管是杂

居村，但布依族要占八成多。幼年时，我父亲常和我谈些民族关系问题，及至入城读书，尤其是后来任县视学员时，走遍兴义四乡，亲眼见到一些民族具体问题，兹略述如下：

一、兴义位在黔滇桂三省的边区，民族杂居。全县计有汉、布依、彝、苗、回五个民族。汉族约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布依族约占百分之二十，彝族约占百分之五，苗族约占百分之二，回族仅及百分之一。关于兴义回族人口，据说咸同年间，回民起义后，被清统治者镇压驱逐的不少。原县城内坎沿沟一带，回民聚居很多，同治末年以后，无一户存在。兴义民族分布情况，县城附近二、三十里内为汉族占多数与布依族杂居的地区；东区巴结、歪染一带则是布依族多，苗族较少，汉族最少的地区；南区革上乡是汉、彝杂居区，汉族多数，彝族少数；捧乍、泥凼一带，是布依族与汉族杂居区，布依、汉族各占约及半数，苗族少数；西区从乌沙到普梯、洒尼、遮打、纳戈壁等处，都是布依族与汉族各占半数，乌沙附近有彝族十多家；北区乌拉、品甸、威舍、阿依一带，都是杂居区，汉族多，布依族少；顶效、兴化、鲁屯、郑屯、万屯、楼纳等地，也是民族杂居区，但有的村是汉族多，有的村布依族多，鲁屯、郑屯有少数回族和五十多户苗族；笃家村有回族半数，汉族、布依族半数。有一个特点，少数民族大多是聚居，很少分散居住；汉族则有的聚居，有的分散。汉族聚居区多在城市和乡镇，是政治、经济、农副业较为发达集中的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多是僻村和山区，是纯农业或林业的基地。由于所处地区不同，在经济上，少数民族的生活较为贫困，文化教育落后，智力差

别大。经济、文化两者互为因果，造成恶性循环。解放后，由于党的伟大民族政策，从多方面扶持，少数民族的处境，逐渐好转。

二、各民族迁来的始源，据说多在明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或“调北填南”时迁来。少数民族中各姓氏有的有宗祠、有家谱，他们的祖籍，多是江南、湖广、江西等籍。家谱里都叙述祖籍和迁来兴义的渊源，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文件中常有“开垦成熟，报亩升科”的词句，这就说明其先人迁到此地时，所占有的土地，是由：“披荆棘，斩草莱、开荒、垒垦、引渠”而来。后来，统治者以政治手段，迫令丈量计亩征科，才逐年纳粮。过去纳粮上税，都交土司、土目收纳。清乾隆时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就是由政府委任官吏统治人民叫“流官”，取消土司管理制度叫“改土”）以后，科税征粮的权力，才转入县吏之手。又由于天灾人祸，剥削压迫，典卖转让等原因，失却了自己祖辈辛勤开辟的田土。另外，我父亲告诉过我，少数民族的姓氏，大多属于下面几姓：“查韦黄贺郎（布依族），马保桂金张（回），龙陇沙晏海（彝），项柳陶熊扬（苗）。”当然这种概括，也不一定正确，就兴义县说来，也有部份符合。

三、我是布依族，生长在农村。十五岁后，到城里读高等小学堂（四年制）、再读师范，毕业后，长期在城区任教，由小学到中学，接触的事物也比较多，亲眼见到许多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具体情况，令人敢怒而不敢言。如拉兵派款，民族地区比汉族地区的负担要重几倍；参议员的选举，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县人口约百分之二十，当选的参议员

不到百分之五。凡事总认为少数民族可以欺侮，不让出头露面；每逢畏难不敢干事的人，那些大汉族主义者就说一句比喻词叫“拉苗子见官”；谈到少数民族和汉族通婚，就说“龙骨配狗骨”；那时民族隔阂和纠纷比较多而严重，甚至演到民族间长期残杀和械斗。最令人难忘的是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由于别的少数民族也参加，统治阶级除诛屠回民外，其他布依、彝、苗族也被大肆杀戮，甚至口语不明的就认为是少数民族而遭杀害。这中间也有大汉族主义者的优越感和任意挑拨所造成。

清朝统治阶级的科税差役政策，对少数民族尤不轻易放过。兹将清官吏“实贴那志寨（即今纳具寨）晓谕”的一块碑记录下：

分 州 示：

署普安州分驻黄草坝分州候补布政司，经厅加五级，纪录六次繆为遵照办公，以杜诉端事；

照得吴荣耀等具告查博血等展田不差一案，经本分州差提质讯；兹据查博血具诉展田各差等情。从此讯明两造俱各心甘情愿，愿出具遵依存案，日后一切粮赋、采买、差徭，随粮亩仍照旧例当差。其按科亩遵照，即行赴投税升科，不敢隐匿，各等情；据此。合行出示晓谕。为此，仰该地那志寨一切人等知悉！嗣后遵照当差，勿得妄生枝节，滋生事端，各宜慎遵勿违！特示遵。

右仰通知！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日 示

告示实贴那志寨晓谕

从上面这块古碑内容，可以知道封建统治者的科杂如何繁重，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的压迫剥削，特别残酷。

当年我在农村视学时，在民族地区的每个村庄都有伙头田、头人田等公有田地。伙头田是为政府办公差、应徭役而设；头人田是为那时的农村干部而设；还有一种客田，是为政府官员下农村的招待伙食而设。这种杂派田地，辛亥革命后，才陆续划作办学的收入。这就是压迫剥削农民，尤其是压迫少数民族的铁证。

附带说一点，兴义在未设县以前，农民上粮纳税，打官司，要到远达二百五十里的普安州（盘县）上缴割据，出庭对案。这就是群众申请搬州（分）设县的主要原因。

在旧社会，劳苦大众的头上压了三座大山，少数民族的头上则压着四座，有一座大汉族主义。解放后，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共产党掀倒了，少数民族的四座大山也倒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共享平等、自由、幸福康乐的日子。

赵协中先生传

李芳芝

先生名显彬，字懋德，号协中。清光绪庚子科（1900年）副进士，贵州武备学堂高才生。世居兴义县安贞乡双凤山，其祖考赵辅臣公讳元辉，尝以国学生授徒，习弓矢，善稼穡，崇尚气节。先生有祖风。童年举秀才时，事窦纯菴先生甚久。说论殊俗，仪表凜然，族党钦之，朋友敬之。自题

春联有：“伊吕云遥，谈心人何在？管葛不出，济世者其谁？”之句，先生抱负，于此可见一般。己巳任木贾乡学堂堂长，邑拔贡蒋金奎，诗家也，礼聘之。

丙午（1906年）东渡扶桑，学师范兼考查实业政治。回籍未几，即主持教育革兴，建议充实图书、仪器，办师范、高小两校，苦心热肠，讲授有方，孳孳焉推期桃李遍树，以报桑梓。自兹教材普及，英俊蔚起，边城文教，面貌翻然一新。五十余年来，其门人如吕伯俊之金石有名，书法古香；刘若遗之经济专家，才称智本（富滇银行行长）；窦觉苍之官声远著，树有政声（交通部司长）；王聘贤之医贯中西，名满西南（解放后任贵州卫生厅长），咸沾先生时雨之化者也。

先生未东渡前，在乡为塾师，常对专制不满，即吸引康梁学说，鼓动诸生李芳之等，期各树大志，首创推翻奴化旧章，凡肄业于门下者，虽垂老而思慕不衰。乙酉冬^①，入都朝考，以直州分发四川，及抵蓉，闻知铁道国有问题由川暴发，料清鼎必移。关心故里，返梓后曾参加地方会议，大抒己见——响应推翻专制，共兴大局。适县令龙秉钧苛政百出，官威如虎，以兴义丁粮田赋太轻，曾请加倍重其税歛。先生不顾一切，提出抗议书，声罪致讨：历引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禄彰也，词严义正，大快舆情。唐继尧为贵州都督时，邀先生出山，竟婉言“亲老不可离”谢之，盖有择木而栖之意也。辛亥^①仲秋，病患斑疹，误服汤药，赉志以歿。年三十有五。城乡父老及各界公祭时，刘以诚先生有联挽之曰：

注：①乙酉、“朝考”、铁道国有等可能有误。

“为地方造幸福，为社会谋公益，时世正需才，是谁遽焉夺去；于父母尽孝思，于兄弟全友爱，斯人竟乏嗣，彼苍太不公平”。

又吕梧笙挽之云：

“锦水慨同舟，值国难方殷，回忆高堂白发，蜀道神伤，永夜谈心齐洒泪；梓乡欣返轡，正群才得仰，何期讲席青毡，絃歌遽杳，一朝分手已成衰。”至今邑人犹盟诵之。葬双凤山麓，丰碑志墓，巍然独存。当时人称其以降牛鬼而镇蛇神，感花水，而化笔山，灵爽宛在，浩气长存者，非偶然也。解放初，有欲毁其墓碑以筑路，农村群起反对，遂止，其敬仰先生之风如此。

注①辛亥年患病死，年份有误，与上文唐继尧约出山句不符。

戴刘矛盾见闻回忆录

王健安

编者按：兴义刘氏家族，在黔西南以至全省掌握军政权，几达七十年之久。解除兵柄后，在地方仍有相当权势。到解放时，其威势几近百年，为封建家庭较为悠久的家族。其对人民和异己，生杀予夺，任凭喜怒，见者侧目。辛亥以前，刘氏史实，颇少文字记载，有之不仅挂漏，且多撮其大端而忽其隐微。先辈阴为流传者固翔实，第久而湮没，当其世盛时期，议者多隐恶而扬善，未敢置其非是，只见其溢美

而不闻其残恶。

王健安老先生，所写本篇资料，经整理、删修，改成两题，内容如下：

（一）刘、戴两家新械斗始末—— 两大石桥之折毁和修复

一、前 言

兴义县下午屯以刘统之（名官礼）为首的刘氏家族和纳省以戴廉波为首的戴氏家族，原系异姓换帖弟兄，后因凶杀案械斗而涉讼四年。在械斗中，刘氏拆毁马别河下游的木桥（名木桥，实系石拱桥），戴氏拆毁上游之马别桥，使两岸人民不能往来。

一八九一年春，贵州巡抚林绍年飭贵阳知府 赵尔巽 审讯、和解结案，並限期六个月，戴廉波修复马别桥（今马岭公路桥，系旧原桥基改修），刘官礼修复木桥（现石拱桥仍在）。这一假案真做、曲折株连、旷日废事、轰动黔西南地区的案子，才算了结。笔者九岁时，曾目睹挑拨这个案子的范吉堂，被刘氏勾结官府用绝食酷刑致死。（见下题）因得舅祖父林秀山、前辈吕渭滨、廖柏斋、戴之堂、盛渐奎等多次摆谈，获悉全部资料。兹特述之以作乡土史志资料，不足和错误之处，尚希识者指正！

二、案 件 的 起 源

刘官德（茂之）系统之四弟，人谥称之为“四大人”。因镇压回军“有功”，得袭任乃兄官箴之安义镇左营游击和

总兵等职。官德仿李克用收“十三太保”故事，广收异姓强悍子弟为义子，多系亡命之徒，作护卫和差遣。其中有安龙郑氏之子某，官德收为二太保，改名刘耀臣。

一八八七年八月，刘耀臣赶过了“查白场”^①回兴义路过顶效镇，适逢场期。那时赌风很盛，乡镇场上都有赌摊，刘耀臣就参加赌博。刘与璧省农民戴经权互吃赌注（买卖别人的输赢，作自己的输赢。）发生冲突，互相斗殴。戴用刀刺入刘的腹部，流血不止。有人大呼：“四大人的二太保被人杀了，快报‘总爷’^②来捉凶手！”（免得拖累地方）顶效把总某赶来缉凶。凶犯戴经权已经逃走。这把总为了讨好刘氏家族，便雇一乘小轿把伤者刘耀臣抬进县城。

刘统之是刘耀臣的三伯父，是在籍知府，兴义团练的团总，是当时兴义县的第一号权绅。听到二太保被人杀伤，火冒三丈，当即派人把刘耀臣抬到“千总捕所”验伤，又叫团防总局文牍员范吉堂根据伤单起草报案。

三、刀笔吏挟嫌架祸

范吉堂是清时贡生，刘统之的外甥女婿，也是刘的身侧亲信。但此人有文无品。范因与纳省戴廉波有极小嫌隙，就张冠李戴地把璧省的戴经权写成纳省的戴廉波及其子清泉。案由是：“匪行不改，估债不偿，反纵子行凶，杀伤债主侄儿，请缉凶究办！”刘统之把全文看完后对范吉堂说：

“你弄错了！凶手是璧省的戴经权，不是纳省的戴廉波嘛！”范吉堂低声对刘统之说：“切肉，要向厚处切，才有搞头嘛！璧省戴经权是个穷光蛋，有啥油水呢？”刘沉默良久，才叫照原稿从速缮正送县。

四、初审和械斗

兴义县知事（县长）陶厚安看完控禀，立即签发快警前往纳省捉人。戴廉波听差人说明情由，深为惊诧！并说：

“我的儿子清泉早于两月前到昆明贩货，至今未回，真是祸从天外飞来，请据情回禀！感恩不尽。”快捕们也查听实在，回城禀复。

知事陶厚安也从旁调查，知系刘氏虚构，设阱害人，惟慑于绅威，对这桩案子，既不敢放下不管，也不愿认真查办。这就触怒了刘统之。刘在外放出流言：“陶知事包庇戴廉波父子。”

不久，戴清泉从昆明回来，得知家遭横祸，又惧刘氏权威，为了弄清真相，得到秉公审判，就迳到县署投监，听候查处，以决是非。陶知事审知案情真相，没有关押戴清泉而别置他房，这更激怒了刘统之。

刘统之不顾法纪，竟悍然调动团练，纠集壮勇三百多人，涌到纳省戴廉波家，团团围住，主攻“朝门”。戴家屋内虽仅六、八个得力人，因房屋坚固，父子、帮工顽强抵抗，刘氏人壮虽多，终不得逞。凌晨，邻近村寨群众（戴廉波曾是北团团总），纷纷向戴家奔援。刘见救援人越来越多，进攻没有把握，还有吃亏的危险，就率众退却。退到木桥地方，为了断绝戴氏追兵，竟悍然把木桥石拱拆毁，再继续撤退。

刘氏丁壮撤走，戴家开门迎接来援乡邻。忽闻门外有人呻吟，问之，则系刘氏受伤壮勇，刘退时没有把他抬走。戴家把这受伤人抬进屋里，换衣进食，又延医治疗伤口，愈

后，留作人质，以备日后对证。戴家经过围攻，惶惶不安，也把上游的马别桥拆毁，截断刘氏再度进攻的道路。两桥既毁，马别河上、下游的两岸人民和政府兵差邮递往来，都被阻断。

五、戴氏反复控告，刘氏横生枝节

刘、戴两氏一场械斗，尽管没有死人，到底怨忿越结越深，没有得到解决。双方都殚精竭虑，力图攻创对方：刘氏则就地设阱；戴氏则一再向各级申控。

戴康波因早年与云贵总督岑毓英有旧，先向昆明督署控告刘统之；一面又到贵阳坐等云南督署文到巡抚衙门，就便催请迅提刘统之到案审讯。当督署咨文到达贵阳时，戴家就立请催办。巡抚林绍元扎飭兴义府知府石小峰、安义镇镇台吴永安到兴义传集两方审讯。由于刘、戴各执一词，一时无法判处结案。这时，被伤人二太保刘耀臣已经伤愈。

安义镇镇台吴永安原有意为两家和解，以免荒时废事。当吴由铁树宫（今县公安局）提讯自行投监的被告戴清泉讯毕后还押，路过螺丝湾时，巷内突出一人持刀向戴行刺。由于吴镇台的“戈什哈”③有力地挡住，致戴未受伤而凶手反被擒获。这个凶手自认姓刘。经吴镇台、陶知事会同审讯，尽管坚不吐实，但其发纵指使的背景为谁何？已昭然若揭。于是判决该凶手徒刑十二年，流涉晃州（今湖南晃县）。吴镇台经此挫折，也无意为该两姓和解而据情向上反映。因此，刘统之在省、制（总督）两级的印象更为恶劣。

一八八九年五月，贵州巡抚衙门再度奉到督署咨文：“刘官礼恃势拒传，迅派委员到县专办——提刘到案。”这

时，戴廉波父子又先期到贵阳，一面等待与刘候审，一面驮煤出售补助旅讼费。办案委员到了兴义，会同知县已与刘统之说妥，刘允随委员到省听审。行前，来了许多送行人，内中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向送行人哭诉说：前些年，因为“回子造反”，地方糜烂不堪。幸得刘三爷（统之）弟兄打退了“回子”，才得安定下来。现在三爷要离开兴义，眼见“变乱”又要发生。望大家要求委员，上复抚台，稍缓一些时日，再为到省，岂不公私两利？送行人众紧紧环绕着委员轿子，要求体恤民情，不允不散。这委员见人多势重，只好答应代替转呈，自行回省。统之得以免行。

一八九〇年六月，戴清泉又到昆明总督署申诉。不久，贵州巡抚奉到督署命令：“刘官礼负固一方，藐视国法，务必严拿到案，讯究不贷！”文中还说拿不到活的，死的也要拿到归案。贵州巡抚就派干员到兴义府，会同安义镇镇台带兵到兴义，才把刘统之锁了轿杠，押往贵阳。

事前，刘统之打听得实际情况，非常惊恐！便向兴义厘金总办罗某求计。罗某说：“巡抚衙门里的中军尚蕴斋，系满籍，很有权力，人称：‘站起的巡抚。’这人和我相知；你（刘）从速筹备白银六千两，由我作函托他斡旋，照顾。”刘统之照办，并差人把函款送达尚家。尚回信答应负责，担保无事，大胆进省。

六、结 案

中军尚蕴斋既接受了刘统之的贿赂而允予斡旋和护卫，刘就大胆地到达贵阳。一八九一年春，贵阳知府赵尔巽奉令审理刘、戴两家纠纷案件。由于刘统之具有知府头衔，清例

不能以同级官员审讯同级官员。赵尔巽便请出“圣旨”高悬法庭之上。赵尔巽坐堂如仪，对刘说道：“你出身黉门（古称读书人家），而又叙列知府，就应仰体朝廷德意，忠君爱民，不应为了一件小事，造成大错。目前，兴义已太平多时，你竟敢调兵遣将，大动干戈，夜袭戴家。似以豪霸行为，实属目无法纪，你应自知罪行！”刘统之只得诺诺连声。

退堂后，刘感风向不利，急找尚蕴斋再为进行关说，才把风头扭转。

过了几天，贵阳府又传两造复审。赵尔巽对戴廉波说道：“刘官礼的土霸行为，固然有辱官箴。不过他总是‘平回有功’。你现在虽是务农在乡，但你当年曾投过‘白旗’，受过‘回子’的封号，从你将功折罪，也曾叙官知州。朝廷待你不薄，应当凡事小心，不可妄自尊多事！我当为你两家和解，听候解决！”

第三次审讯时，赵尔巽格外和颜悦色地对两造说道：“你们两家都是书香人家，都有功名在身，应表率一方，不应小题大作，弄得兵连祸结，打了多年官司。现经本府调解，仍当和好如初，同为地方出力，报效国恩，各安生理。从此嫌怨冰消，不再滋事。否则，就严惩不贷！限期六个月，着戴廉波修复马别桥，刘官礼修复木桥，不得违误！”等堂论。又令两方具下“切结”，由兴义绅耆为双方具下“保结”。几年纠纷，才得了案。

注：①“查白场”。兴义市依族人民，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日在八区所属之查白地方赶场，每年一次，人山人海，远近百多里和邻县的男女青年，都到这里聚会、访友、走亲、唱歌，抒发爱情。

②“总爷”：清时，顶效为汛地，设把总一人，带兵驻守，维持治安，人称把总为“总爷”。

③“戈什哈”：满族语，卫士。

（二）范吉堂之死：

范吉堂兴义县城关人，约生于一八五〇年前，清拔贡生，人称“范七先生”。曾设馆授生徒，善书法，能代书当时应用文，俗称“代书”，即刀笔吏，又善口辩，但识量偏狭，行僻言谬。他是兴义权绅刘统之（官礼）的外甥女婿，任兴义团防总局文牒员。因为挑拨刘、戴两家族发生械斗，涉讼达四年，被刘统之设阱惨死。

一八八一年，兴义县城大火，新城几乎烧去大半。纳省戴廉波由家运“春凳”材料两对进城送亲友制作春凳（古时客房坐凳）。范吉堂认为没有送给他，对戴深为不满。戴廉波知道后，特访范说明。並说：“还有好料十多对，要陆续运进城来送亲友，当然有你的一对。”后来戴廉波尽管送了一对给范吉堂，只是后了一步，范还是认为戴有意待慢他，长期对戴不满。

一八八七年八月，肇省戴经权因赌钱杀伤刘耀臣案，刘统之要范吉堂拟稿控告。范却捏词栽诬纳省的戴廉波及其子清泉，以泄私忿。

因为这个案子，刘、戴两个家族引起了械斗，拆毁了两座大石桥，诉讼了四年。最后，虽经和解，却使刘统之失掉面子，花了讼费一万多两银子，还要修复木桥。（注：刘氏修复木桥，系用团防总局公款，戴氏修复马别桥系自筹。）

官司结案后，刘统之对左右人说：“告诉范吉堂，叫他

以后别来见我。我见到他，要把他打死！”

范吉堂知道刘统之对他不满后，不敢再和刘见面，投奔云南文山县知县吕阁英（功甫）幕下办理文案（秘书）事务。值吕下乡视察民情，范吉堂想过一下县官瘾，就戏剧性地检出卷宗，由监狱里提出犯人，坐堂如仪后，威风地审讯起来。事为文山县绅耆以“一印两官”为词控告于云南总督衙门。吕阁英只好撤掉范吉堂的职务，並申请调任，范吉堂则灰溜溜地离文山回家。不久，又寅缘到广西西林县（今隆林县）纳劳村岑毓英家族充任西席（家庭教师）。值岑某嘱范代写家书给其现任贵州巡抚的侄儿岑春萱，范就在岑的家书里夹寄一份自己控告刘统之的禀帖。岑春萱阅悉后，认为“公私混淆，违背律令”，函其叔把范吉堂送交兴义府转解贵阳讯办。岑某不忍照办，就据实告知范吉堂，资遣他自行回籍了事。时在一九〇三年农历七月，不久，就是中元节日，是习惯烧包送祖日期。

范吉堂回兴义后，县知事马楨曾邀请绅士林秀山（笔者舅祖父）、廖柏斋等到县署咨询情况，谈了一些事后：

马问：“范吉堂是啥人物？”

林等：“是本县一位拔贡，教书先生。”

马说：“既是读书人，为啥不敦品励行？我出了一个赏格：‘拿获某人，赏银一百’。范却改成‘拿获某人，招为姑爷！’（女婿）他又贴出一个‘飞黄’（匿名帖）说我三弟和我儿子在外循私舞弊，贪赃枉法，欺压良民……等。这也无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自己也该警惕，整肃家风就行了。但要请各位替我警告范吉堂，要自爱自重！否则，我就对他不起！”